朝鮮

懲毖録

三

210.497
R89t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徵毖録 : 4巻』 請求記号 210.497-R89t

ガラス使用

懲毖錄卷之三

時各道起義兵討賊者甚衆在全羅道者前判決事
金千鎰僉知高敬命前寧海府使崔慶會千鎰字士
重率兵先至京畿朝廷嘉之賜其軍號曰倡義已而
不能軍入江華敬命字而順孟夷之子有文才亦率
鄉兵移檄郡縣討賊與賊戰敗死其子從厚代領其
衆名曰復讎軍慶會後爲慶尚右兵使死於晉州其
在慶尚道者玄風人郭再佑高靈人前佐郎金沔陜
川人前掌令鄭仁弘禮安人前翰林金垓校書正字
柳宗介草溪人李大期軍威校生張士珍再佑越之

国立国会
26.9.10
図書館
244760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徵毖録 : 4巻』 請求記号 210.497-R89t
ガラス使用

子頗有才略累與賊戰賊憚之固守鼎津使賊不得入宜寧界人以爲再佑之功汚故武將世文之子禦賊于居昌牛脊峴累却賊事聞擢爲右兵使病卒於軍中宗介起兵未久遇賊而死朝廷嘉其志贈礼曹參議士珍前後射殺賊兵甚多賊称爲張將軍不敢入軍威界一日賊設伏誘之士珍窮追陷伏中猶大呼力戰矢盡賊擊斷士珍一臂士珍獨以一臂奮擊未已遂死事聞贈水軍節度使其在忠清道者僧人靈奎前提督官趙憲前清州牧使金弘敏庶孽李山謙士人朴春茂忠州人趙德恭内禁衛趙雄清州人

李逢昊奎勇力善鬪與憲復清州後爲賊所敗皆死雄尤勇敢能馬上立馳殺賊頗多戰死其在京圻者前司諫禹性傳前正鄭叔夏水厚人崔屹高陽人進士李魯李山輝前牧使南彦經幼學金塚前正郎俞大進忠義衛李軼庶孽洪季男士人王玉季男寂驍勇其餘各聚鄉里或百餘人或數十餘人以義爲名者不可勝數而無可紀之績皆遷徙日闋而已又有僧人惟政在金剛山表訓寺賊入山中寺僧皆走惟政不動賊不敢逼或合掌致敬而去余在安州移文四方使各起兵赴難文至山中惟政展佛卓上呼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徵毖録 : 4巻』 請求記号 210.497-R89t　ガラス使用

僧讀之流涕遂起倡軍西赴勤王比至平壤衆千餘
人屯平壤城東與順安軍作犄角形勢又有宗室湖城
監率百餘人赴行在朝廷陞秩爲湖城都正使屯順
安與大軍合勢其在北道者評事鄭文孚訓戎僉使
高敬民功寀多云
以李鎰爲巡邊使召李賞還行在鎰初守江灘平壤
既陷渡江而南入黃海道從安岳至海州又自海州
至江原道伊川從世子募得兵數百聞賊入平壤久
不出而天兵將至遂還平壤結陣于林原坪在平壤
東北十餘里與義兵將高忠卿等連勢頗有斬獲而

李賞在順安每進兵輒北撫軍司從官皆欲以鎰代
賞元帥金命元獨主李賞與撫軍司論議不協頗有
相激之端朝廷使余往順安軍中使之鎮定調輯既
而朝議皆言鎰勝賞又聞天兵將出恐賞不勝任遂
以鎰代之朴名賢代領鎰軍而賞還行在
獲賊諜金順良余自安州遣軍官成男持傳令密約
進取事于水軍將金億秋時十二月初二日也戒曰
六日內回繳過期不繳追成男詰之成男云已使汪
西軍人金順良還納又捕順良來問傳令安在其人
故作迷罔狀言辭流遁成男曰此人持傳令出數日

遝電中牽一牛來與同伴屠食人問牛何來順良答曰吾牛而寄養族人家故遝取耳今聞其言蹤跡可疑余始令拷掠而嚴鞫之乃吐實曰小人爲賊間其日受傅令及秘密公文直入平壤示賊今將置傅令案上公文則見即扯裂賞一牛同爲賊間者徐漢龍賞紬五匹約更探外事期十五日來報故聽出矣余問爲間者獨沒乎更有幾人對曰凡四十餘輩每散出順安江西諸陣以至肅川安州義州無不貫穿行走隨事輒報余大駭即狀啓又按名急逼諸陣捕之或得或逸斬順良於城外不久天兵至而賊不知蓋其

類駭散故耳茲亦事機之偶然者莫非天也

十二月天朝大發兵以兵部右侍郎宋應昌爲經略兵部員外郎劉黃裳主事袁黃爲贊畫軍務駐遼東提督李如松爲大將率三營將李如栢張世爵楊元及南將駱尚志吳惟忠王必迪等渡江兵數四万餘先是沉惟敬既去倭果斂兵不動既而過五十日惟敬不至倭疑之聲言歲時將飲馬鴨綠江自賊中逃回者皆言賊大修攻城之具人以益懼十二月初惟敬又至再入城中留數日更相約誓而去所言不聞至是兵至安州下營於城南旌旗器械整肅如神余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徵毖録 : 4巻』 請求記号 210.497-R89t　ガラス使用

請見提督白事提督在東軒許入乃傾然丈夫也設
椅相對余袖出平壤地圖指示形勢兵所從入之路
提督頗聽輒以朱筆點其處且曰倭但特鳥銳耳我
用大砲皆過五六里賊何可當也余既退提督於肩
亭題詩寄余云提兵星夜渡江干爲說三韓國未安
明主日懸旌節報微臣夜釈酒杯歡春來殺氣心猶
壯此去妖氛骨已寒談笑敢言非勝算夢中常憶跨
征鞍時城中漢兵皆滿余在百祥樓夜半忽有唐人
持軍中密約三條來示問其姓名不告而去提督使
副總兵查大受先往順安紿倭奴曰天朝已許和沉

遊擊且至倭喜玄蘇獻詩曰共扶桑息戰服中華四海
九州同一家喜氣忽消寰外雪乾坤春早大平花時
癸巳春正月初吉也使其小將平好官領二十餘倭
出迎沉遊擊于順安查總兵誘與飲酒伏起縱擊之
擒平好官斬數從倭幾盡三人逸馳去賊中始知兵
至大擾時大軍已到肅川日暮方下營做飯報至提
督鑾弓鳴弦即以數騎馳赴順安諸營陸續進發翌
日朝進圍平壤攻普通門七星門賊登城上列竪紅
白旗拒戰天兵以大砲火箭攻之砲聲震地數十里
山岳皆動火箭布空如織炮氣蔽天箭入城中處々

244760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徵毖録 : 4巻』 請求記号 210.497-R89t　ガラス使用

火起林木皆焚駱尚志呉惟忠等率親兵蟻附登城前者墜後者升莫有退者賊刀槊下垂城堞如蝟毛天兵戰益力賊不能支退入内城斬戮焚燒死者甚衆天兵入城攻内城賊於城上爲土壁多穿孔穴望之如蜂窠從穴中鋭丸亂發天兵多傷提督慮窮寇致死收軍城外以開走路其夜賊乘氷過江遁去先是余在安州聞大兵將出密報黄海道防禦使李時言金敬老使邀其歸路戒之曰兩軍沿途設伏俟賊過蹑其後賊飢困遁走無心戀戰可盡就縛時言即至敬老辭以他事余又遣軍官姜德寛督之敬老不

得已亦來中和賊退前一日因黄海道巡察使柳永慶関還走載寧時永慶在海州欲自衛而敬老憚與賊戰避去賊將平行長平義智玄蘇平調信等率餘衆連夜遁還氣之足爾跛躃而行或匍匐田間指戶乞食我國無一人出擊天兵又不追之獨李時言尾其後不敢逼但斬飢病落後者六十餘級是時倭將之在都城者平秀嘉乃関白姪或言壻也年幼不能主事軍務制在行長而清正在咸鏡道未還若行長義智玄蘇等就擒則京城之賊自潰京城潰則清正歸路斷絶軍心洶懼必沿海遁走不能自拔漢江以

南賊屯次第尾解天兵鳴皷徐行直至釜山煽飲而已俄頃之間海岱肅清安有數乎之紛々哉一夫不如意事関天下良可痛惜余狀啓請斬金敬老蓋余爲平安道體察使敬老非管下故先請之朝廷遣宣傳官李純一持標信至開城府欲誅之先告于提督提督曰其罪應死然賊未滅一武士可惜姑令白衣從軍使之立功贖罪可也爲答文授純一而送

逆李鎰巡邊使更以李瀆代之平壤之戰天兵從普通門而入李鎰及金應瑞等從令毬門而入及収兵皆退屯城外夜賊遁去明朝始覚之李提督咎我軍不警守使賊遁去而不知於是天將之曽往來順安與李瀆相熟者爭言鎰非將才獨李瀆可提督移咨言狀朝廷使左相尹斗壽至平壤問鎰罪欲行軍法良久釋之更以瀆代鎰選兵二千騎從提督而南

李提督追兵坡州與賊戰於碧蹄南不利還屯開城勿平壤既復大同以南沿途賊屯皆遁去提督欲追賊謂余曰大軍方前進而聞前路無糧草議政既爲大臣當念國事不可憚勞宜急行進備軍粮勿致誤誤余辭出時天兵先鋒已過大同江而南餉槍塞路不可行余委曲疾行出軍前夜入中和至黄州已三

鼓兵時賊兵新退一路荒虛人民未集計無所出急移文于黃海監司柳永慶使之催運又移文于平安監司李元翼調發金應瑞等所率軍人之不堪戰陣者自平壤負戴追隨送至黃州又令舡運平安道三縣之穀從青龍浦輸運於黃海道事非預辨臨時猝急而大軍隨至恐乏軍興爲之勞心焦思永慶頗有儲峙畏賊散置山谷間督民輸至沿途不至闕乏既而大軍入開城府正月二十四日賊疑我民爲之內應且忿平壤之敗盡殺京城中民庶焚燒公私閭舍殆盡而西路列屯之賊皆會京城謀拒王師余連請

提督速進提督遲徊者累日進至坡州翌日副總兵查大受與我將高彥伯領兵數百先行偵探與賊相遇於碧蹄驛南礪石嶺斬獲百餘級提督聞之留大軍獨與家丁騎馬者千餘馳赴之過惠陰嶺馬蹶墮地其下共扶起之時賊匿大衆於礪石嶺後只數百人在嶺上提督望見揮其兵爲兩翼而前賊亦自嶺而下漸相逼後賊從山後遽上山陣幾万餘天兵望之心懼而已接刄不可解時提督所領皆北騎無火器只持短劍鈍劣賊用步兵刄皆三四尺精利無比與之突鬪左右揮擊人馬皆靡無敢當其鋒者提督

見勢危急徴後軍未至而先軍已敗死傷甚多賊示
攻不急追日暮提督還坡州雖隠其敗而神氣沮
甚夜以家丁親信者數死痛哭明日欲退軍東坡余
與右議政俞泓都元帥金命元帥李賞等至帳下提
督出立帳外諸將尤右立余力爭曰勝負兵家常事
當觀勢更進奈何輕動提督曰吾軍昨日多殺賊無
不利事但此地經雨泥濘不便駐軍所以欲還東坡
休兵進取耳余及諸人爭之固提督出示已奏本草
其中有曰賊兵在都城者二十餘万飛寡不敵末又
言臣病甚請以他人代其任余駭而以手指點曰賊

兵甚少何得有二十萬提督曰我豈能知之乃汝國
人所言也蓋託辭也諸將中張世爵尤勸提督退兵
以余等固爭不退以足蹴巡邊使李賞叱退声色俱
厲是時大雨連日且賊燒道邊諸山皆几々無高草
重以馬疫數日間倒斃者殆將萬匹是日三營還渡
臨津陣于東坡驛前明日自東坡又欲還開城府余
又力爭曰大軍一退則賊氣愈驕遠近驚惧臨津以
北亦不可保願少駐觀釁以動提督佯許之余既退
而提督跨馬遂還開城府諸營悉退開城獨副總兵
查大受遊擊毋承宣軍數百守臨津余猶留東坡日

遣人請更進兵提督謾應之曰天晴路乾則當進然實無進意大軍到開城府日久軍糧已盡惟從水路括粟及芟草於江華又船運忠清全羅道稅糧稍々而至隨到隨盡其勢愈急一日諸將以糧盡爲辭請提督旋師提督怒呼余及戶曹判書李誠中京畿左監司李廷馨跪庭下大声詰責欲加以軍法余摧謝不已因念國事至此不覺流涕提督慨然更怒諸將曰汝等昔從我征西夏時軍不食累日猶不敢言歸卒成大功今朝鮮偶數日不支糧何敢遽言旋師耶汝輩欲去則去我非滅賊不還惟當以馬革裹尸耳

諸將皆頓首謝余出門以放糧不時杖開城經歷沈礼謙繼而糧船數十隻自江華泊後西江僅得無事是夕提督使總兵張世爵召余慰之且論軍事

提督還平壤時賊將清正尚在咸鏡道有人傳言清正將自咸興踰陽德孟山襲平壤時提督有北還意未得其機因此聲言平壤乃根本若不守大軍無歸路不可不救遂回軍還平壤留王必迪守開城謂接伴使李德馨曰朝鮮之軍勢孤無援宜悉還江北是時全羅巡察使權慄在高陽幸州巡邊使李賞在坡州高彦伯李時言等在蝟踰嶺元帥金命元在臨津

南余在東坡提督恐爲賊所乘故云然余使從事官
辛慶晉馳見提督陳不可退軍者五先王墳墓皆在
畿甸淪於賊藪神人望切不忍棄去一也京畿以南
遺民日望王師忽聞退去無復固志相率而歸賊二
也我國境土尺寸不可容易棄之三也將士雖力弱
方欲倚仗天兵共圖進取一聞撤退之令必皆怨憤
離散四也一退而賊乘其後則雖館津以北亦不可
保五也提督默然而去

全羅道巡察使權慄敗賊于幸州移軍坡州先是慄
以光州牧使代李洸爲巡察使舉兵勤王遣李洸等

野戰而敗至水原據禿城山城不敢攻乃聞天兵將
入京城渡江陣于幸州山城至是賊從京城大出攻
之軍中洶懼欲散而江水在後無走路不得已還入
城力戰矢雨下賊分爲三陣迭進皆敗會日暮賊還
入京城慄令軍士取賊屍磔裂肢体散掛林木以泄
其憤既而聞賊欲更出期必報甚懼數嘗撫率軍至
臨津從都元帥金命元余聞之單騎馳去登坡州山
城觀形勢以爲當大路之衝而地形斗絕可據即令
權慄與巡邊使李薲合軍據守以遏賊兵西下防禦
使高彦伯李時言助防將鄭希玄朴名賢等爲遊兵

遊騎踰嶺義兵將朴惟仁尹光正李山輝等從右路
伏於敬昌陵之間各以其兵出沒夾擊賊多出則避
而不戰少出則隨處邀擊自是賊不得出城搜採馬
死者甚多又令倡義使金千鎰京畿水使李賡忠清
水使丁傑等乘舟從龍山西江以分賊勢忠清道巡
察使許頊在陽城令還護本道以備賊南衝之勢移
文京畿忠清慶尚倡義兵使各在其處從左右邀截
賊路楊根郡守李汝讓守龍津凡諸將所斬賊首皆
懸掛於開城府南門之外提督參軍吕應鍾見之喜
曰朝鮮人令則取賊首如割毬矣一日賊從東門大
出搜山自楊州積城至大灘無所得查大受恐賊來
襲報余曰有体探人來言賊欲得查總兵柳体察云
姑避開城如何余答之曰体探人所言恐無此理賊
方疑大軍住迫豈敢輕易渡江我等一動則民心必
搖不如靜以待之查笑曰此言甚是假令有賊吾與
体察死生同之豈敢獨去遂分所率勇士數十餘人
來護余雖雨甚達夜警守不暫息至聞賊入城乃罷
其後賊探知權慄在坡州欲報怨率大軍從西路而
出至廣灘去山城數里住兵不進自午至未不攻還
退後不復出蓋賊知地形見慄所據險絶故耳余移

書王必迫言賊方據險固未易攻太兵當進住東坡
坡州踈其尾以牽綴之選南兵一萬從江華出於漢
南乘賊不意擊破諸屯則京城之賊歸路斷絶必向
龍津而走曰以後兵覆諸江津可一舉掃滅必迫擊
節称奇策發偵探軍三十六名馳往忠清道義兵將
李山謙陣寨賊形勢時賊精兵皆在京城而後屯皆
羸疲宜別偵卒踊躍還報云不須一万只得二三千
可破李提督北將也是役也痛抑南軍恐其成功不
許
請發軍粮餘粟賑救飢民許之時賊據京城已二年

鋒焔所被千里蕭然百姓不得耕種餓死殆盡城中
餘民聞余在東坡扶携擔負而至者不計其數查總
兵於馬山路中見小兒匍匐飲死母乳哀而收之言
於軍中謂余曰倭賊未退而人民如此將奈何乃嘆
息曰天愁地慘矣余聞之不覺流涕時太兵將再至
糧船之自南方來者皆列泊江岸不敢他用適全羅
道召募官安敏學募得皮穀千石船運而至余喜甚
即狀啓請以此賑救飢民以前郡守南宮悌爲監賑
官取松葉爲屑每松屑十分合米屑一合投水以飲
之人多穀少所活無幾唐將亦哀之自分所食軍糧

三十石賑給百不能及一又日夜大雨飢民在余左
右哀吟呻楚不可忍聞朝起視之狼藉而死者甚多
慶尚右道監司金誠一亦遣前典籍李魯告急于余
曰欲糶全羅左道之穀賑濟飢民且爲春耕種子而
全羅都事崔鐵堅不肯賑貸時知事金瑬爲体察副
使在湖西余即移文于瑬令馳下全羅自發南原等
倉移一萬石于嶺南以救之大抵自京都至南邊賊
兵橫貫時方四月人民皆登山入谷無一種麥之處
使賊更數月不退則生類盡矣
沈遊擊惟敬再入京城誘賊退兵四月初七日提督
率兵自平壤還開城府先是金千鎰陣中有李茎忠
者自請入京探候賊情得見二王子及長溪君黃廷
或等還言賊有講和意既而賊投書於龍山舟師乞
和千鎰送其書於余余念提督已無戰意或欲假此
而却賊則未必不更還開城幾了事以其書示查
大受查即使家丁李慶馳報平壤於是提督又使惟
敬來金命元見惟敬曰賊忿平壤見欺必有不善意
何可更入惟敬曰賊自不速退故敗何預我也遂入
在賊中所言雖不聞大槩責還王子陪臣還軍金山
然後許和賊請奉約束提督遂還開城余皇文提督

極言和好非計不如擊之提督批示曰此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然無聽用意又使遊擊將軍周弘謨往賊営余與金元帥適在權慄陣中遇於坡州弘謨使余等入參旗牌余曰此是入倭営旗牌我何爲參拜且有宋侍郎禁殺賊牌文尤不可并受弘謨強之三四余不答騎馬遂東坡弘謨使人于提督言狀提督大怒曰旗牌乃皇命雖驒子見輒拜之何爲不拜我行軍法然後回軍接伴使李德馨急報於余曰朝廷不可不來謝明日余與金元帥往開城詣門逼名提督怒不見金元帥欲退余曰提督應試余姑待之時小雨余二人拱立門外有頃提督之人出門覘視而入者再俄而許入提督立于堂上余就前行礼仍謝曰小的雖甚愚劣豈不知旗牌爲可敬但旗牌傍有牌文不許我國人殺賊私心窃痛之不敢參拜罪無所逃提督有慙色乃曰此言甚是牌文乃宋侍郎令不関吾事曰此間流言甚多侍郎若聞陪臣不參旗牌我容而不問則必并責我須爲呈文略辨事情來脫侍郎有問吾以此解之不問則置之余二人拜辭而退俄所言呈文自此提督遣人往來倭陣相續一日余與元帥徃候提督還東坡到天壽亭前遇查

將家丁李慶自東坡入開城馬上相揖而過至招賢
里有漢人三騎自後馳來喝問体察使安在余應之
曰我是也叱回馬一人手持鐵鎖以長鞭亂捶余馬
曰走走余不知何意只回馬向開城而走其人從馬
後鞭之不已從者皆落後獨得軍官金霽從事辛慶
晉盡力追隨過青郊驛將至土城隅又有一騎自城
內走馬而至謂三騎曰云云於是三騎揖余曰可去
矣余恍然不測而回顧自己李德馨遍示始知之提
督信任家丁自外入謂提督曰柳体察不欲講和悉
去臨津船隻勿令通使於倭營提督遽發怒欲拿余

捆打四十當余之未至也提督瞋目奮髯或坐或起
左右皆慄有頃李慶至提督問臨津有船否慶曰有
船往來無阻提督即使人止追余者謂家丁妄言痛
打數百氣絶曳出悔其怒余謂人曰若体察使來到
吾當何以處之蓋提督常謂余不肯和議素有不平
心故終聞人言不復省察暴怒如此人皆爲余危之
後數日提督又使遊擊戚金錢世禎二人以旗牌至
東坡招余及金元命李觀察廷馨尹坐因從容言賊
請出王子陪臣退還京城而去今當從其所請給賊
出城然後行計追勦乃提督使之來探余意肯否也

余猶執前議徃復不已世禎性躁發怒大罵曰然則
爺國王何以弃城迯避耶余徐曰遷國圖存亦或一
道是時戚金但數仑視余與世禎微笑而無言世禎
等遂回四月十九日提督領大軍至東坡宿丁查總
兵幕蓋賊已約退兵故將入京城也余詣提督下處
問候提督不見謂譯者曰体察使不快於予亦來問
耶

四月二十日京城復天兵入城李提督館於小公主
宅後稱南別宮前一日賊已出城余隨入城見城中遺
民百不一存其存者皆飢羸疲困面色如鬼時日氣

烘熱人死及馬死者處仑暴露臭穢滿城行者掩鼻
方過公私廬舍一空獨自崇礼門以東循南山下一
帶賊所止舍處稍存宗廟三闕及鐘樓各司館学在
大街以北者蕩然惟餘灰燼而已小公主宅亦倭將
秀嘉所止故見遺余先詣宗廟痛哭次至提督下處
見伺候諸臣號慟良久明朝更詣提督門下問起居
且言賊兵綏退去此應不遠願發軍急追提督曰吾
意固然所以不急追者以漢江無船故耳余曰如老
爺欲追賊早職當先出江面整備舟艦提督曰甚善
余出漢江先是余行文京畿右監司成泳水使李薾

令賊去急收江中大小舡毋失俱會漢江是時舡已到者八十隻余使人報提督舡已辦食頃當將李如栢率万餘兵出江上軍士半渡日已向暮如栢忽称足疾乃曰當還城中醫疾可進乘轎而回已在漢南軍皆還渡入城余痛心而無如之何盖提督實無意追賊但以謾辭紿應而已二十三日余遂病臥五月李提督追賊至聞慶而回宋侍郎始發牌文於提督使之追賊時賊去已數十日侍郎恐人議已縱賊不追故作如此舉止以示之其實畏賊不敢進而回賊在途緩々而去或留或行我軍之在沿途者皆

左右屏迹無敢出擊者賊退分屯於海邊自蔚山西生浦至東萊金海熊川巨濟首尾相連凡十六屯皆依山憑海築城掘塹爲久留計不肯渡海天朝又使泗川總兵劉綎率福建西蜀南蠻等處召募兵五千繼出屯星州八莒南將吳惟忠屯善山鳳溪李寧祖承訓葛逢夏屯居昌酈尚志王必迪屯慶州環四面而相持不進粮餉取之兩湖險阻散給諸陣民力爲困提督又使沉惟敬往諭倭令渡海又使徐一貫謝用梓入那古邪見関白六月賊始還兩王子臨海君順和君及宰臣黃赫等遣沉惟敬歸報

而一面進圍晉州壹言報前年賊敗之怨蓋賊於壬
辰圍晉州牧使金時敏禦之不克而退故云然也八
日而城陷牧使徐礼元判官成守璟倡義使金千鎰
本道兵使崔慶會忠清兵使黃進義兵復讎將高從
厚等皆死軍民死者六萬餘人牛馬鷄犬不遺賊皆
夷城填壕堙井刋木以快前憤時六月二十八日也
初朝廷聞賊南下連下旨督諸將追賊都元帥金命
元巡察使權慓以下官義兵皆聚於宜寧慓狃於幸
州之捷欲渡岐江前進郭再佑高彦伯曰賊勢方盛
我軍多烏合堪戰者少前頭又無粮餉不可輕進他

人依違而已李賁從事成好善騃不曉事奮臂責諸
將逗遛與權慓議合遂過江進至咸安城空無所得
諸軍乏食摘青柿實以食無復鬪心矣明日諜報賊
從金海大至衆或言當守咸安或言退守鼎津紛紜
不決而已聞賊砲響八人洶懼爭出城墮吊橋死者
甚多還渡鼎津望見賊兵從水陸來蔽野塞川諸將
各自散去權慓金命元李賁崔遠等先向全羅道惟
金千鎰崔慶會黃進等入晉州賊隨至圍之牧使徐
礼元判官成守璟以唐將支待差使員久在尚州聞
賊向本州狼狽而還絶二月矣州城本四面據險壬

辰移東面下就平地至是賊立飛樓八座俯瞰城中
刈城外竹林作大束環列自蔽以防矢石從其内發
鳥銃如雨城中不敢出頭又千鎰所率皆京城市井
召募之徒千鎰又不知兵事而自用太甚且素惡徐
礼元主客相猜號令乖違是以甚敗惟黄進守東城
敢戰數日爲飛丸所中死軍人奪氣而外援不至適
天雨城壞賊蟻附而入城内人方束手投石極力禦
之賊幾却千鎰軍守北門意城已陷先潰賊在山上
望見軍潰一擁而登諸軍大亂千鎰在矗石樓與崔
慶會携手痛哭赴江死軍民得脱者數人而已自倭

變以來人死未有如此戰之甚者朝廷以千鎰死義
贈以崇秩議政府右賛成又以權慓敢戰不畏賊代
命元爲元帥劉總兵綏聞晋陽自八莒馳至陜川吳
惟忠自鳳溪至草溪以護右道賊亦既破晋州還金
山聞言待天朝許和乃渡海云
十月車駕還都十二月天使行人司行人司憲來先
是沉惟敬挾倭將小西飛持閉白降表而歸天朝詭
降表非出於閉白行長等詐爲之又惟敬終至而晋
州見陷納款之意不誠留小西飛於遼東久不報提
督及諸將皆還去惟劉綏吳惟忠王必廸等万餘兵

駐劄八莒而中外飢甚且困於饋運老弱轉溝壑壯
者爲盜賊重以癘疫死亡殆盡至父子夫婦相食暴
骨如莽未幾劉軍自八莒移南原又自南京還都城
留十餘日逡巡西去而賊猶在海上人心益恐於是
經畧宋應昌被劾去新經畧顧粮謙代至遼東遣參
將胡澤以劄付來諭我羣臣其畧曰倭奴無端侵爾
勢如破竹據王京開城三都會有爾土地人民十八
九虜爾王子陪臣皇上赫怒興師一戰而破平壤再
進而得開城倭奴竟遁王京送還王子陪臣復地二
千餘里所費帑金不貲士馬物故亦不少朝廷之待

屬國恩義止此皇上罔極之恩亦已過矣今餉已不
可再運矣兵已不可再用矣而倭奴亦畏威請降且
乞封貢矣天朝正宜許之封貢容之爲外臣驅倭盡
數渡海不復侵爾解棼息兵所以爲爾國久遠計也
今爾國糧盡人民相食又何恃而請兵耶既不與兵
餉於爾國又絕封貢於倭奴倭奴必發怒於爾國而
爾國必亡安可不早自爲計耶昔勾踐之困於會稽
也豈不欲食夫羌之肉乎而姑忍耻含詬以有待也
身且爲臣也妻且爲妾也況爲倭奴請爲臣妾於中
國以自寬而徐爲之圖是愈於句踐君臣之謀也此

而不能忍是悻々小丈夫之見耳非復讎雪恥之英雄也爾爲倭請封貢若果得請則倭必益感中國而且德朝鮮必罷兵而去倭去而爾國君臣遂苦心焦思卧薪嘗膽以修句踐之業天道好還安知無報倭日也其言縷々千百大意如此胡澤在舘三月餘朝議不決聖意愈難之臣時以病在告啓曰請封義固不可惟當詳具近日事情奏聞以聽中朝處置屢啓乃允於是陳奏使許頊去時顧經略又以人言辭去新經略孫鑛來代兵部奏請收小西飛入京詰以三事一但求封不求貢二一倭不留釜山三永不侵朝

乙未日本文祿四年

鮮如約即封不如約不可小西飛指天爲誓請遵約束遂令沉惟敬更帶小西飛入倭營宣諭又差李宗誠楊方亨爲上副使往封平秀吉日本國王而使宗誠等留我都城候倭盡撤方行乙未四月宗誠等至漢城連遣使促倭渡海項背相望於是倭先撤熊川數陣及巨濟場門蘓津浦等諸屯以示信且曰恐如平壤見欺願天使速入倭營當悉如約八月楊方亨因兵部劄付先到釜山而倭遷延不即盡撤更請上使人多疑之兵部尚書石星信沉惟敬言意倭無異情又急於退兵屢促宗誠前去雖朝議多異而星奮

然以身當之九月宗誠繼至釜山平行長不即來見
又言將往復関白定奪然後迎天使行長入日本丙
申正月始廻猶不明言撤兵事沉惟敬留二使又獨
與行長先行渡海託言將講定迎使礼節人莫能測
惟敬錦衣登舟旗上大書調戢兩國四字立船頭而
去既去久無回報李宗誠乃開国功臣文忠之後以
功襲爵紈袴子弟性頗恇怮或言於宗誠曰倭酋實
無受封意將誘致宗誠等拘囚而困辱之宗誠懼甚
夜半以微服出営盡棄僕從輜重卯節而逃翌朝倭
始覚分道追之至梁山石橋不得而回楊方亨獨留

按日本慶長元年閏七月十二日地震

倭營撫戢群倭且移文我國令勿驚動宗誠不敢由
大路竄入山谷中數日不食從慶州來西去既而沉
惟敬行長始廻又撤西生浦竹島等屯其未撤者只
釜山四屯乃挾楊副使過海沉惟敬又要我使同行
遣其姪沉懋時催發朝廷不肯懋時必欲與俱不得
已以武臣李逢春等称跟隨陪臣以應之或謂武人
往彼中多失誤宜使文官識事理者往時黄慎以沉
接伴使在倭營就令慎隨行
天使楊方亨沉惟敬回自日本先時方亨等至日本
関白盛飾館宇欲迎接會一夜地大震摧倒幾盡遂

迎候於他舍與兩使一再會初若受封者然忽大怒曰我放還朝鮮王子朝鮮當使王子來謝而使臣秩卑是謾我也黃愼等不得傳命並促楊方亨沉惟敬等同回亦無謝恩天朝之礼賊將平行長回釜山浦清正復率兵継屯西生浦壱言要王子來謝始解兵盖関酋所求甚大不止封貢中朝但許封不許貢沉惟敬與平行長相熟欲臨事弥縫苟且成叓而不以實情聞諸天朝與我國事竟不諧本國即遣使馳奏其叓於是石星沉惟敬皆得罪而天兵再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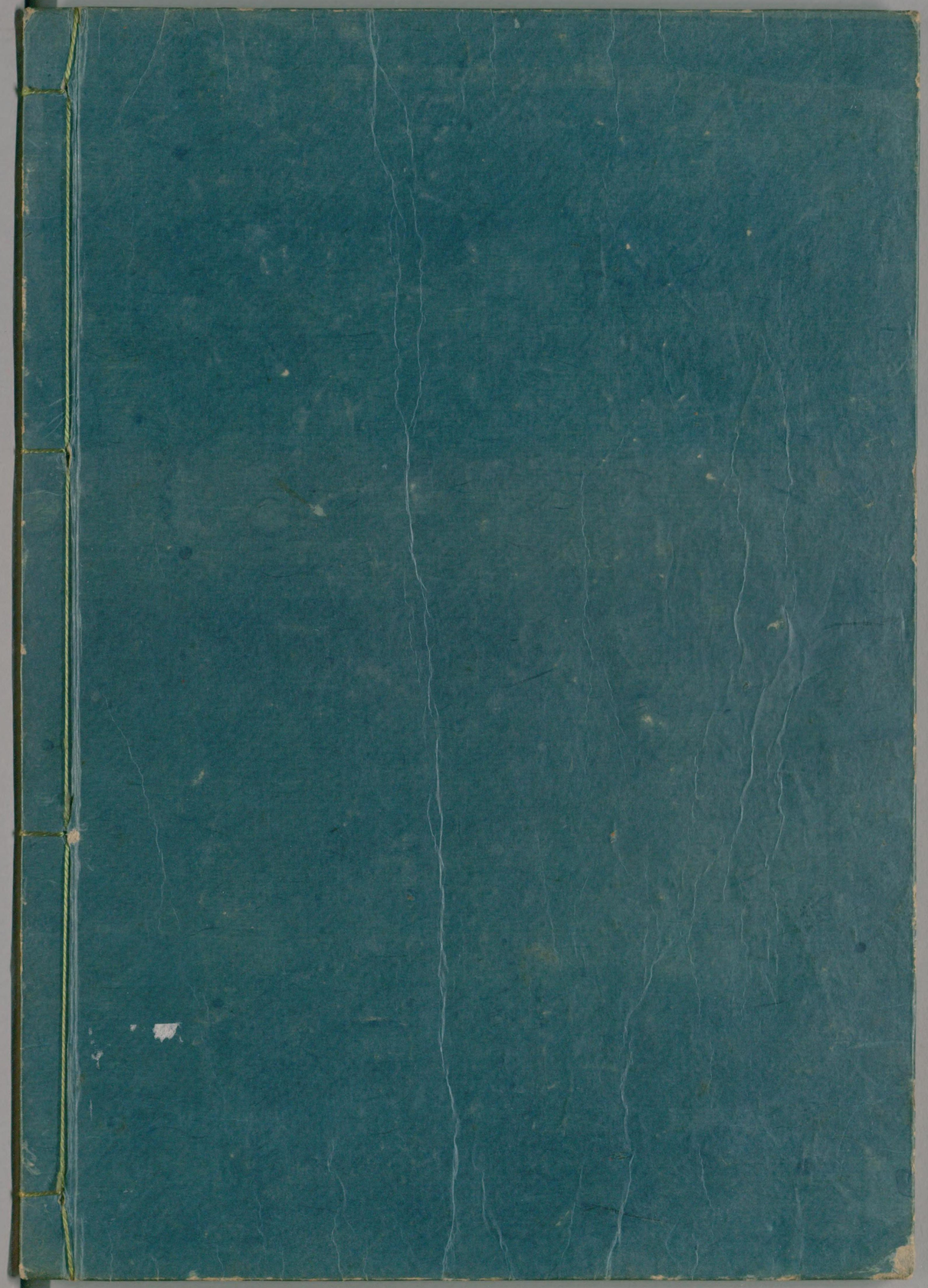
逮水軍統制使李舜臣下獄初元均德舜臣來救相得甚懽既而爭功漸不相能均性險詖且多連結於中外搆誣舜臣不遺餘力每言舜臣初不欲來因我固請乃至勝敵我爲首功時朝議分歧各有所主薦舜臣初爲余不悅余者與元均合攻舜臣甚力惟右相李元翼明其不然且曰舜臣與元均各有分守之地初不即進未足深非先是賊將平行長使卒倭要時羅往來慶尚右兵使金應瑞陣致慇懃方清正欲再出也時羅密言於應瑞曰我將行長言今此和事不成由於清正吾甚疾之某日清正當渡海朝鮮善水戰若要諸海中可以敗殺愼毋失也應瑞上其叓

朝議信之海平君尹根壽尤踊躍以爲機会難失屢
啓之連催舜臣前進舜臣疑賊有詐遲徊者累日至
是要時羅又至曰清正今已下陸朝鮮何不要截徃
致恨惜之意事聞処議皆咎舜臣臺諫請拿鞫慶尚
道玄風人前縣監朴惺者亦兼望時論上疏極言舜
臣可斬遂遣義禁府都事拿來元均代爲統制使上
猶疑所聞不盡實特遣成均司成南以信下問山廉
察以信既入全羅道軍民遮道訟舜臣冤者不可勝
數以信不以實聞乃曰清正留海嶋七日我軍若徃
可縛來而舜臣逗遛失機舜臣至獄命大臣議罪獨
判中樞府事鄭琢言舜臣名將不可殺軍機利害難
可遽度其不進未必無意請寛恕以責後效栲問一
次減死削職充軍舜臣老母在牙山聞舜臣下獄憂
悸而死舜臣出獄道過牙山成服即徃權幄帳下從
軍人聞而悲之

天朝以兵部尚書邢玠爲總督軍門遼東布政司楊
鎬爲經理朝鮮軍務麻貴爲大將楊元劉綎董一元
等相継而出丁酉五月楊元領三千兵先至留京城
數日下全羅道駐守南原盖南原據湖嶺之衝城頗
堅完徃時駱尚志又增築可守故也城外有蛟龍山

城衆議欲守山城楊元以爲本城可守増埤浚濠々
内又設羊馬墻晝夜董役月餘粗完

徵毖録巻之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徴毖録 : 4巻』 請求記号 210.497-R89t

ガラス使用